

# 家庭子女结构对3-6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

赵敏 陈诗雨 卢凤\*

泰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目的：探讨家庭子女结构对3-6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为家长和幼儿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建议，促进幼儿情绪调节的健康发展。方法：采用《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问卷》对五所幼儿园的458名3-6岁幼儿的情绪调节发展状况进行调查，采用方差分析探讨家庭子女结构中的子女年龄、性别及家庭子女排位等因素对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结果：幼儿情绪调节除了情绪的他人调控( $p=0.892$ )之外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年龄差异( $ps<0.001$ )，所有维度均不存在性别差异( $ps>0.05$ )，非独二孩在简单和复杂情绪识别、情绪表达等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和非独大孩( $ps<0.01$ )，情绪的他人调控维度得分高于非独大孩( $p=0.020$ )，独生子女与非独大孩所有维度均无显著差异( $ps>0.05$ )。结论：非独二孩的情绪调节发展较好，二孩的出生并不会导致非独大孩的情绪调节差于独生，研究证明了我国生育政策改变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3-6岁幼儿；家庭子女结构；子女排位；情绪调节

DOI:10.12417/2705-1358.26.08.086

## 1 前言

自2011年11月实施双独二孩到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至今，我国处于幼儿园阶段幼儿的家庭子女结构已经从独生子女为主转变到独生、二孩两种结构并立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探讨家庭子女结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对我国优生优育政策落地，提高我国居民健康发展，促进国民素质都将有重要意义。

随着二孩的增多，人们发现二孩有一些独特之处，如常常听到家长说“老二精明，会讨人喜欢”，“老大憨，老二滑头”等。人们这种经验性的印象确实是子女结构对个体发展影响的一般规律吗？另外，前人研究多探讨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的差异，但非独生大孩、二孩之间亦存在差异，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对家庭、学校教育亦有重要价值。因此，更为细致地探讨家庭子女个数、儿童在家庭子女中的排位等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儿童的发展特征，也有助于我们更高效地进行家庭教育。

情绪发展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个体时时刻刻体验着不同的情绪。情绪对个体发展的其他方面存在影响，如影响个体的记忆、想象、决策等认知表现，也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sup>[1-3]</sup>。《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要求幼儿要学习恰当地表达和调节情绪，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一直是幼儿教育、儿童发展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内容。幼儿的情绪调节既

包含了情绪的识别与理解，包含了对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也包含情绪的恰当表达和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与表达，即情绪的运用<sup>[3-5]</sup>。

研究拟采用问卷调查探讨家庭子女结构，如子女年龄、性别、家庭子女排位等因素对3-6岁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以为家长和幼儿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建议，进而促进幼儿情绪调节的健康发展。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为陈光(2007)编制，卢玲(2011)修订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问卷》(教师用)<sup>[6,7]</sup>。该问卷包含21个项目，分为基本和复杂情绪的识别(包含幼儿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辨识和察觉)，情绪的自我调控(幼儿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调节自身的情绪状态)和他人调控(幼儿借助父母、教师、同伴来应对情绪压力)，自我情绪的表达(幼儿通过身体姿势、表情、语言等方式正确传达自己的情绪)和情绪的运用(对别人情绪的理解和共情，会对别人的负面情绪表达关心)等六个维度。本研究中，这6个维度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分别为0.70, 0.75, 0.89, 0.77, 0.73, 0.74，分半信度分别为0.71, 0.85, 0.88, 0.81, 0.77, 0.78。问卷总体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0.94，分半信度为0.94。问卷信度达到统计学要求。

第一作者：赵敏(1979-)，江苏南通人，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卢凤(1981-)，女，江苏泰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认知心理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B/2023/01/26)

## 2.2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式,选择 T 市 Y、T 幼儿园、W 市 B、S、W 幼儿园等五所园所的 7 个小班、6 个中班、6 个大班共 19 个班级的 466 名幼儿作为调查对象,由主班老师完成问卷填写。

家庭子女结构的排位包含独生,非独大孩,非独二孩和其他,仅有 8 名幼儿为其他,无法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删除这 8 名幼儿数据,最终有效数据 458 人。其中,男幼儿 233 人(50.9%),女幼儿 225 人(49.1%);小班 155 人(33.8%),

中班 134 人(29.3%),大班 169 人(36.9%);独生子女幼儿 246 人(53.7%),非独生家庭大孩 109 人(23.8%),非独生家庭二孩 103 人(22.5%)。

## 3 研究结果

### 3.1 3-6 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基本特征

幼儿情绪调节各维度间差异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小中大班幼儿差异采用多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多重检验均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校正。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总体及分年级特征及年级间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1 和图 1。

表 1 3-6 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总体及年级特征

	基本识别		复杂识别		自我调控		他人调控		情绪表达		情绪运用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总体	4.29	0.76	3.00	1.07	3.76	0.85	3.98	0.86	3.50	1.16	3.26	0.93
小班	4.02	0.65	2.40	0.80	3.30	0.77	3.98	0.69	3.26	0.75	2.92	0.92
中班	4.01	1.00	3.07	1.20	3.75	0.73	3.95	0.84	3.23	1.58	3.26	0.77
大班	4.75	0.45	3.51	0.88	4.14	0.83	4.00	1.00	3.93	1.00	3.59	0.95
F	56.41		54.02		43.14		0.11		19.49		23.09	
p	<0.001		<0.001		<0.001		0.892		<0.001		<0.001	
事后比较	大)中,小		大)中)小		大)中)小				大)中,小		大)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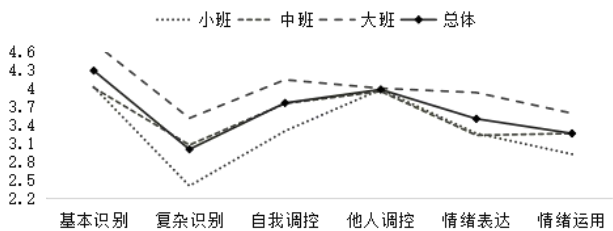


图 1 3-6 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总体及分年级特征

对所有幼儿情绪调节各维度得分进行方差分析( $F=260.69, p<0.01, \eta_p^2=0.363$ ),结果显示各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1$ )。幼儿情绪调节各维度得分从高到

低依次为基本情绪识别,情绪的他人调控,情绪的自我调控,情绪表达,情绪运用,分数最低的为复杂情绪识别。

需要注意的是,小班和中班幼儿的基本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识别简单情绪方面,小中班无明显发展,对简单情绪的识别在中大班存在明显发展。这可能受限于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三个年級的幼儿在情绪的他人调控方面无显著差异,且得分均较高,幼儿自小就习得良好的情绪调节向外求助。这可能与幼儿自我概念、自我意识发展有限存在相关。

### 3.2 幼儿性别对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

幼儿情绪调节的所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见表 2。

表 2 3-6 岁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性别特征

	基本识别		复杂识别		自我调控		他人调控		情绪表达		情绪运用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男	4.26	0.80	3.01	1.10	3.69	0.84	3.99	0.80	3.50	1.14	3.22	0.93
女	4.31	0.80	3.01	1.05	3.84	0.86	3.97	0.91	3.50	1.22	3.31	0.93
t	-0.68		-0.02		-1.91		0.25		-0.36		-1.06	
p	0.495		0.998		0.057		0.807		0.975		0.290	

### 3.3 家庭子女排位对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

不同家庭子女排序幼儿情绪调节发展情况见表3和图2。由表3和图2可知,不同排序幼儿情绪调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非独二孩与独生子女及非独大孩之间,而独生子女与非独大孩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非独二孩所有方面得分均为最高。因此,

表3 不同家庭子女排序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特征

	基本识别		复杂识别		自我调控		他人调控		情绪表达		情绪运用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A*	4.23	0.87	2.93	1.10	3.72	0.90	4.00	0.86	3.34	1.29	3.22	0.96
B	4.17	0.74	2.89	0.91	3.75	0.68	3.81	0.85	3.38	0.97	3.19	0.80
C	4.54	0.61	3.31	1.10	3.88	0.90	4.13	0.84	4.00	0.96	3.43	0.98
F	7.45		5.71		1.31		3.76		12.62		2.18	
p	0.001		0.004		0.271		0.024		<0.001		0.114	
事后比较	A,B<C		A,B<C				B<C		A,B<C			

注: \*A 表示独生子女, B 表示非独大孩, C 表示非独二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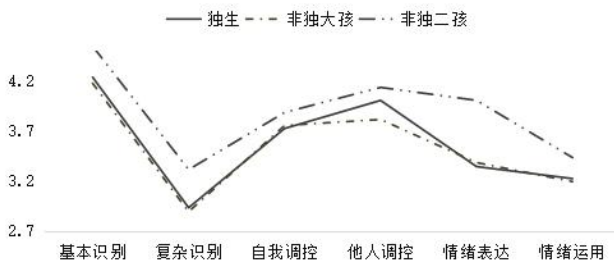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家庭子女排序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特征

## 4 讨论

### 4.1 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一般特征

幼儿基本情绪识别得分率约86%,而复杂情绪识别仅60%。对幼儿园幼儿而言,情绪调节发展最为困难的是复杂情绪的识别,一方面可能由于受限于其认知水平,看问题是“单维”的,复杂情绪只能识别其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可能成人对其出于善意的保护意识,幼儿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复杂情绪。对于幼儿复杂情绪的认知,不必刻意制造情境进行教育,但在幼儿的师幼互动、同伴互动过程中如果碰到复杂情绪,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方式让他们尝试理解。

在情绪调节方面,3-6岁幼儿情绪调节依赖他人解决情绪问题的策略使用率要高于自我调节策略,这与其较低自我意识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教育过程中,我们需要尽量引导其关注自我调节策略,鼓励幼儿自己去应对负性情绪。让幼儿在成功应对情绪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去解决情绪问题,同时也让幼儿形成自己的情绪自己处理的思维习惯。如此,不仅有利

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并不受家庭子女数量的影响,而仅受家庭中子女排序的影响。同时,家庭子女排序对幼儿的情绪调节影响也主要限于情绪识别、情绪的他人调控、情绪表达等更利于人际适应的方面,而在情绪的自我控制和情绪运用方面则不受影响。

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良好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幼儿意志力发展。

幼儿情绪运用得分较低,这提示我们要重视幼儿同情心的培养。虽然幼儿处于自我中心阶段,看问题偏向于从自身利益是否受损进行判断,对别人的情绪较难共情。我们需要为他们建立理解别人、关心别人和同情别人的榜样,让他们在模仿中慢慢体会助人、爱人的价值感。

### 4.2 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年龄特征

总体来说,幼儿情绪调节随着年龄的发展稳步提高,大班幼儿除了情绪的他人调控与中、小班无差异,其他维度均显著优于中、小班,中班在复杂情绪的识别、情绪的自我调控和情绪的运用三个方面均显著优于小班。在基本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两个维度上,中班与小班幼儿无显著差异,在情绪的他人调控三个年龄段均无差异。

在基本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两个维度上,中班与小班幼儿无显著差异,到了大班才出现能力的显著变化,这可能受限于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结果也提示简单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在于中大班衔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教育理论,我们可以在中班下学期安排一些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的教育活动。

在情绪的他人调控方面,三个年龄段幼儿无显著差异,且均有较高的得分。能寻求外在帮助本身有可取之处,且匹配于幼儿的认知和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幼儿更多地求助他人也是可理解的。但是,过多地寻求他人帮助会带来负面影响,如会削弱自身责任感或形成习得性无助,进而形成依赖他人的惰性。

小班幼儿刚进入幼儿园还在适应过程中,老师给予更多的帮助是必要的,但中班和大班的幼儿则应尽量学习自己调节的方法,尤其是大班幼儿。教师可以采用绘本、情境表演等方式让大班幼儿发现在寻求他人调控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更好的自我调控的方式。

#### 4.3 家庭子女排位对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

在基本识别、复杂识别和情绪表达三个方面,非独家庭的老二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和非独家庭的老大,在情绪的他人调控方面,非独家庭的老二得分高于老大,而独生子女和非独大孩在所有维度均无显著差异。因此,老二的出生对老大的情绪调节发展不存在明显影响。

非独家庭二孩的情绪识别与表达显著优于独生和非独大孩,这除了与我们的经验“二孩更擅长察言观色”相一致,提示二孩更擅长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也可能由于家长对独生和非独大孩有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情绪不需要自己表达就能被家长关注。二孩有更好的情绪认知和表达也可能由于有一个可模仿的同辈人<sup>[8]</sup>。非独家庭中二孩和二孩一般年龄相差并不大,二孩可以通过模仿与自己有更多相似处的哥哥姐姐更快地获得技能发展<sup>[9]</sup>。但在情绪调控和情绪运用等更高级的情绪调节过程方面,仅二孩情绪的他人调控得分高于大孩,可能由于二孩更擅长了解他人意图,并据此调整自己。总体来说,家庭子女结构对情绪调控和运用的影响不明显。幼儿情绪调节发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进阶发展规律,这可能导致幼儿情绪

自我调控和情绪运用的地板效应和幼儿情绪他人调控的天花板效应,使得群体间差异不明显。另一方面,个体在幼儿园阶段更容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低阶情绪情感的发展更多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因此家庭子女结构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等低阶情绪调节方面。

#### 4.4 研究拓展

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结果有两方面的拓展。一方面,本研究对幼儿家庭子女排位更为细致。前人研究多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幼儿差异<sup>[10,11]</sup>,结果常常存在不一致处,如夏小飞等人的研究显示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的情绪能力较弱<sup>[12]</sup>,吕利的研究显示非独生子女的情绪调节策略运用优于独生子女<sup>[13]</sup>,李娟等人的研究则显示独生、非独生子女的情绪表达、情绪调节均不存在差异<sup>[14]</sup>,这些结果可能受到子女排位的调节。事实上,非独大孩在二孩出生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独生子女经历的,这一经历对幼儿发展亦存在影响,因此将非独大孩、二孩并称为非独生群体进行研究则会使结果出现混淆或偏差。另一方面,前人研究多关注二孩对非独大孩幼儿成长的负面影响<sup>[15,16]</sup>,本研究证明了二孩情绪识别和表达的发展要好于独生或非独大孩,而二孩的出生并不会导致非独大孩差于独生,也就是说二孩出生并不会对3-6岁幼儿的情绪调节产生负面影响。相对于前人研究,本研究结论证明“二孩”政策的积极影响,可能由于从“独生子女”转变到“全面二孩”,通过这几年的社会知识宣传和家长的自我学习,我们家长对小孩的态度、教育方式等都有了改善。

#### 参考文献:

- [1] 张姝玥,赵峰,彭春花,等.积极道德情绪和年龄对3~5岁幼儿安慰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2021,44(03):575-582.  
ZHANG S Y,ZHAO F,PENG C H,et al.Positive Moral Emotions and Age Influence Comforting Behavior in Preschool Children[J].J Psychol Sci,2021,44(03):575-582.
- [2] 王佳乐,张慧,杨敏.情绪效价与面孔类型对幼儿无意视盲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2):153-158.  
WANG J L,ZHANG H,YANG M.The Effect of Emotional Valence and Facial Type on Children's Inattentional Blindness[J].Psychol Dev Educ,2021,37(02):153-158.
- [3] 孟祥蕊,刘文,车翰博,等.3~5岁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与执行功能的关系[J].学前教育研究,2020,(07):14-23.  
MENG X R,LIU W,CHE H B,et al.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 Tenden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3 to 5-year-old Children[J].St Early Child Educ,2020,(07):14-23.
- [4] 张亚玲,张坤颖.幼儿情绪调节及其策略与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关系[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22,24(05):7-11+76.  
ZHANG Y L,ZHANG K Y.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ts Strategies and Parents'Meta-emotion Philosophy[J].J Ningbo Inst Educ,2022,24(05):7-11+76.
- [5] 刘晓佩,覃程,陈洪超,等.学龄前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对情绪调节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22,37(13):2394-2397.

- LIU X P,QIN C,CHEN H C,et al.Effect of sensory integration capability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J].Mat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2022,37(13):2394-2397.
- [6] 陈光.中班幼儿情绪调节的干预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 CHENG G.Intervention study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4-5 years old children[D].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7.
- [7] 卢玲.促进4-5岁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实践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 LU L.The Practice Research of 4-5-year-old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promotion[D].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1.
- [8] 徐东,陈冉,郭芹.我国独生和非独生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差异研究综述——基于2012—2021年CNKI数据的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38(08):91-95.
- XU D,CHEN R,GUO Q.An Overview of the Peer Interaction Difference between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NKI Data from 2012 to 2021[J].J Shangqiu Norm Univ,2022,38(08):91-95.
- [9] Kramer L.Learning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hrough sibling interaction[J].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2014,25(160-184).
- [10] 朱文婷,张明珠,洪秀敏.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分析——基于倾向值匹配模型估计[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4):793-798.
- ZHU W T,ZHANG MZ,HONG X M.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between One-Child Family and Two-Child Family-Estimation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J].Chin J Clin Psycho,2020,28(04):793-798.
- [11] 李欣晏.二孩背景下家庭功能与幼儿心理健康关系研究——基于江西省三个地区的调查[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6):40-47.
- LI X Y.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s a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Two-Child Background:A Survey of Three Regions in Jiangxi Province[J].J Chengdu Norm Univ,2020,36(06):40-47.
- [12] 夏小飞,Suan W H,黄波,等.学龄前儿童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的相关性[J].中国学校卫生,2024,45(02):248-252.
- XIA X F,SUAN W H,HUANG B,et al.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home-rearing environment[J].Chin J Sch Health,2024,45(02):248-252.
- [13] 吕利.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广州市某区幼儿园为例[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7,32(01):47-51+79.
- LV L.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A case study of a district kindergarten in Guangzhou[J].Jjingchu Univ Technol,2017,32(01):47-51+79.
- [14] 李娟,黄鼎文,赵雅男,等.3~6岁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现状与特点——以上海市7所幼儿园为例[J].学前教育研究,2023,(06):53-69.
- LI J,HUANG D W,ZHAO Y N,et al.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A Study Based on Samples from 7 Kindergartens in Shanghai City[J].St Early Child Educ,2023,(06):53-69.
- [15] 可佳琦,王艳芝.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关系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1,37(02):47-55.
- KE J Q,WANG Y Z.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pathy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J].J Shaanxi Xueqian Norm Univ,2021,37(02):47-55.
- [16] 刘琴,盛露露.共同关注全面二孩政策下大孩情绪行为问题[J].中国学校卫生,2021,42(10):1441-1443+1448.
- LIU Q,SHENG L L.Joint attention to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firstborn children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J].Chin J Sch Health,2021,42(10):1441-1443+1448.